

燕 子 著
新都市风情系列·散文荟萃卷

新鸳鸯蝴蝶梦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鸳鸯蝴蝶梦／燕子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3

(新都市风情系列丛书)

ISBN 7-5059-37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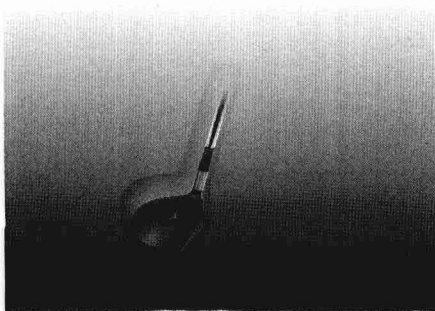
I. 新... II. 燕...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0121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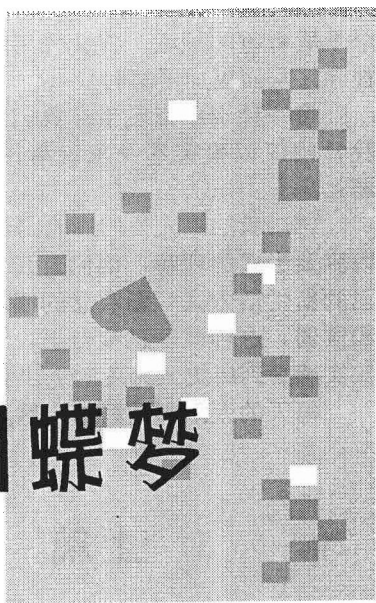
书 名	新鸳鸯蝴蝶梦
作 者	燕子 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肇英
责任技编	罗镇承
平面设计	曾文
责任校对	曾培新
责任印制	北疆
排 版	罗镇承
印 刷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官桥彩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761-8/I·2898
定 价	118.00 元 (共 5 卷) (每卷 23.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都市报告



新鸳鸯蝴蝶梦



关于爱情，关于婚姻，关于家的诠释很多。每一个人就有一个甚至几个爱情、婚姻、家庭的故事。翻开古老厚重的历史，常见许多不失浪漫传奇的爱情故事，却如同密封罐内偶然飘散的香味。千万年的演进之后，历史进入了多层次的裂变、多色彩的变幻、快节奏的行动时期，从压抑的文明到开放的文明；中国人的感情似乎变得异常的浪漫和冲动。每一种观念随时被另一种观念更换，封建的旧传统观念不再是铜墙铁壁。爱情走到了今天，其色彩、其魅力、其方式，一切的一切都在发生奇异的骤变，构成了中国社会门户洞开后的另一热闹景观。掀开层层掩饰的沉重帷幕、透过一出出人生悲喜剧，考察和分析这

个矛盾重重的领域，将会令男性和女性更加了解自身以及了解彼此，从而更加了解时代。

每一种现象都发生在我们身边，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我希望仅以事实本身来说清许多尚未来得及思考和解答的问题。

感谢我的主人公们，他们勇敢率直。为了诠释对爱情本质、内容及形式的理解，他们公开了自己的隐私，在向世人宣告自己的新生活方式、新观念的同时又毫不掩饰地披露自己的虚伪和懦弱。这种敢于正视自己，敢于直面人生的举动，令人确实实感受到历史大跨度的进步和文明本质的升华。

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这里是过去的归宿和未来的起点。

上篇 挽 歌

第一章 商潮中浮沉的家庭之舟

家是个象形字，屋顶之下，有一口猪。猪是中国人的祖先最早饲养的畜类，是“家”最早的财富象征。从古到今，财富之于家的重要涵意并未淡化。

在当代中国，最使传统心态不可抵挡的，是商品经济的冲击。商品经济意味着财富滚滚而来，而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莫过于深圳。但是，如果没有优良的素质，缺乏对巨大财富的承受能力，暴富并不能促使家庭和谐反令其迅速走向崩溃。

A、其实他抓住的只是一片模糊的光团，光团散尽时，他发现自己两手空空地陷在沼泽滩里。

李景安的发迹和衰落都是那么顺理成章。

李景安没多少文化却很有头脑。更重要的是，他肯吃苦，比起许多来到深圳指望天上掉下一个金元宝的空想家，他的苦干尤显踏实可贵。他的发达之路从东门菜场的一个小档口开始。卖菜用不着什么手艺，会把秤、会数钱就行了。

李景安卖的是鱼。每一条鱼都是他亲自到鱼场挑选的，鲜活肥美。他做生意很实在，虽然是“潮州人”却从不短秤。良好的信誉带来了应接不暇的生意，连附近乃至老远的一些餐厅也叫他送鱼。

白天满身血腥地剖鱼卖鱼，晚上收摊后匆匆扒个盒饭，就开着一辆租来的“三脚鸡”（那时市政府尚未颁发小三轮不得在市区内行驶的禁令）直奔宝安县鱼场。凌晨时分赶回，一部分批发给同行，一部分送到预约餐厅，一部分留给自己零售。一切安排妥当后，天已发白，趁未开市，他铺一块塑料布在地上守着档口睡上一二个小时。

找他批发的人越来越多，他应付不过来，动员妻子儿女过来帮忙，还是忙得不可开交。

但他不愿请外人帮手。这贩鱼、卖鱼的行当，上家、下家都是秘密，让别人知道了行情，上家提点价，下家降点价，生意就跑光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再辛苦，当钞票哗啦啦流进荷包时，一切都补偿了。

每月二三万元的进账令李景安兴奋不已。他不再满足当个小小的鱼贩子，他想当大老板。正当他美滋滋地盘算未来时，后院忽然起火，一直同甘共苦的妻子提高了觉悟，要求他公开银行存款数目：

“老娘天天帮你卖鱼，你把我当小二？婚姻法规定，有一半钱是我的。”

李景安是个顶谨慎的男人，骨子里流着的是狭隘自私的农民意识的血，经济大权绝不能落入女人手中。他的存折藏在无人知晓的地方，人们只是猜测他的富裕程度却从来无法证实。他不愿露富，更不愿交一半利润给老婆。

李太太跟他干了这么久，又整日看香港电视，多少长了点见识，有了点经济头脑，跟着个老抠鬼捱苦不算，赚了钱还不能花。她一蹶屁股顶了李景安一个跟斗，说声她在都市里学会的唯一一句英语“拜拜”，挟裹着能拿到手的钱，义无反顾地走了。

儿女以母亲为榜样，开始躁动起来。向李景安索取“高薪”不成，便边卖鱼边“贪污公款”，李景安钱箱里的收入日见锐减。

“你们给我滚！”几近赔本之际，李景安吼叫起来。

“滚就滚！跟着你干也白干！”儿子不屑地嗤嗤鼻，转而投靠母亲去了。

困窘之下，李景安被迫请了一男一女两个民工帮手，以为他们老实、肯干、脑子简单且人工低廉。

徒弟学艺精进之后又有几个仍伏于师傅翼下的？不久，两位民工先后背叛，另起炉灶，带走了李景安的大半生意。

李景安举起被水泡得发白多皱的双手，仰天长叹，风风火火了几十年，落个妻离子散，真像做了一场梦。

望着李景安那张透着精明又透着愚笨的脸，我问：“你为什么不能在家庭内公开收入数字，增加透明度和信任感呢？为什么不愿与太太共享劳动成果？如果你们能携手共同进退，可知今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他不语。也许，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一类问题。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他充当了刻薄的剥削者角色，连自己的家人都不放过。当被剥削者一旦觉醒，他的梦就自然破碎了。

B、地原以为在顶峰睥睨众生的感觉无以伦比，攀上去，才体味到高处不胜寒的警句是滴血的真理。

花都大厅东侧插满香气盈动的鲜花，闪烁不停的彩灯映照每位来宾，衣香鬓影，富丽堂皇。舒曼的音乐烘托着热情洋溢的气氛。男士们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女士们着纱穿绸，发

饰项链相映成趣。每个人都斯文得体，没有谁对那些堆在银盘瓷碟上的精美食物表示过度的兴趣，黎倩迪手持酒杯，优雅灵活地穿梭其间，所到之处，必定带起一阵欢笑。

我的视线追逐着她的身影，苗条的身材裹着一套蓝得像风信子一样的高腰小泡袖套裙，精心扎成四股小辫的头发盘于右侧，秀美的双瞳着上了灰蓝色眼影，显得又深又黑又亮，小巧的樱唇涂上了桃红色唇膏，展露出娇媚动人的微笑。丰华超群，没有一个男人能够忍得住不看她。

直到我单独面对卸了妆的她，脑子里仍是那个高贵气派的印象。

但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千万、千万不要做女强人。”

我在惊愕中看见一颗冰冷的泪珠在她光滑的脸庞悄然滑落，忽然感受到一种无法排遣无法消除无法冷却的痛苦。

黎倩迪的原意是想向丈夫证明点什么，但她的证明太出色太有力了。

30岁那年一个很平常的夜晚，哄睡了女儿后，她和丈夫躺在床上悠悠闲闲地聊着，忽而提到过去她曾有可能升职的事情。丈夫淡淡的却不容置疑地说：“即使不发生意外，你也不可能获升。”

黎倩迪的心一阵悲凉。她感觉到一种轻视。她原本能干出一番事业的，只因嫁了人，便想磨平自己以润滑家庭，丈夫的语气令她觉得不值。

一阵沉默之后，她悄悄对自己说：“是该干点事情的时候了。”

30岁的女人已成熟，30岁的女人已度过生儿育女的难关，30岁的女人真的该干点什么了。

她果然干了起来，并且如有神助，弹跳得十分有力。

两年后，她成为一家电子公司的副总经理。出入以车代步，前呼后拥，珠光宝气，富贵逼人。

荣誉、地位、金钱都是实实在在的。可家，却蓦地空了。

只因她一跃千里之时，丈夫仍在原地踏步。没有哪个男人看见自己的妻子在名利场上红红火火地闹腾还能心静如水；没有哪个男人的钱包比妻子的瘪塌许多还能心安理得地以“一家之主”为荣；没有哪个男人在社交场合被介绍为这是某某的丈夫还能显出男子汉的风度……总之，没有哪个男人能像女人那样欣赏享受配偶的成功而心花怒放的。

正当黎倩迪得意忘形之际，丈夫冷不丁拿出离婚协议书请她签字。

她惊呆了。她一直以为丈夫会以她为荣。

她拒绝签字。

丈夫却不在乎她是否签字，他只须让她知道她被抛弃了，这就足够。他用伤害她的方式来挽回男人的“尊严”。

黎倩迪翻开厚厚的通讯录给我看。记在最前面的是丈夫的单位电话，孩子的班主任电话，自己父母家的以及公公婆婆家的电话。

“我给他买洋烟洋酒洋服，给女儿买真人一般大的绒毛娃娃，逢年过节，绝不会忘记去孝顺一番老人家。尽管公司每天都有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事等着我操心、决策和处理，但我仍准点下班，干家务活侍候他们父女俩。我连保姆都没有请！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她没有错，错在男人。因为男人只需要女人做个依附的、可爱的花瓶而不能容忍她光芒四射衬出自己的黯淡。女人超越男人或者仅仅是并排而行，在男人眼里都是种异象。太阳如果在公鸡打鸣前升起，人们会把太阳当作魔鬼。

黎倩迪感到一种深刻的恐惧。在一段时间，她几乎用尽一切柔情去化解丈夫的戾气。但丈夫的眼里充满不屑和鄙视，更可怕的是，女儿居然与父亲站在同一阵线，对她一脸的冷漠和敌意。

终于有一天，黎倩迪“扑通”一声跪倒在丈夫面前，哀求他“别抛弃”自己。

丈夫这才酸溜溜地冒出一句：“女强人也不过如此。”

但黎倩迪的自尊在丈夫面前已经麻木了，她唯一的希望是重新被接纳。

这便给了丈夫“报复”折磨她的机会。

当友人怀疑这桩婚姻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时，黎倩迪哭喊起来：不！我不能没有他！

直到我去采访她，她仍心甘情愿地低下高贵的头颅受虐。

我叹息。我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位被感情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女人和酒会上神采飞扬的那个女人重合在一起。她是否爱得太过分了？是否太失去自我了？其实，她应该珍视自己的性格、外表、信仰、观念、才能、身体、兴趣、成就以及一切的一切。她根本不需要依靠爱情关系和屈服于对方来使自己的价值得到肯定。经济上已经独立，感情上却牢牢依附着男人，这一悖论仍约束、支配着许多现代女性。要走出这一误区，实在举步维艰。

C、这不是一场游戏，可她认认真真地连缀着每一个细节。也许，这也是一种活法。

当绒萍第一次打电话给我时，我就知道这个从未谋面的陌生女子很故事。她的声音在电话里很嫩很脆很急，说的是有关男人和女人的问题——我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她的共鸣。

后来约见在麦当劳，用吸管文静地吸着冰冻可乐的她与我的想象相差不远，时髦靓丽。只是她的倾诉和见解比起在电话里的焦急凌乱多了几分条理。

绒萍不是一个简单普通的女孩，她曾设计出获省级大赛银奖的时装。她的不幸始于婚姻。

她说她与丈夫曾爱得死去活来，她是顶着家庭和社会压力出嫁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人赞成她跟他。

那时，刚成为她丈夫的那个男人正因股海翻船而一蹶不振。绒萍像个美丽仁慈的天使抚慰了无主孤魂似的落魄人。

她说服丈夫辞去公职一起创办了一家电脑公司。她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动用了包括父母战友的朋友等关系，终于挤进了市场。

深圳人玩电脑之风方兴未艾，公司的业务发展得很快，丈夫借口人手不够，外人又信不过，把自己的兄弟姐妹安插到公司的主要部门。

绒萍渐渐大权旁落，连支取一分钱都要通过小姑签字才行。但她已身怀六甲，一气之下撒手不管了。

直到儿子呱呱坠地，她日夜侍弄半年之后，才发现自己已完全被抛弃在公司之外。丈夫及其兄妹在干些什么，公司业务发展如何她一概不知，稍有过问，得到的也只是极不耐烦的只言片语。而且丈夫归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她灵敏地嗅出了异味。

于是就感到爱情的死亡，就觉得男人不可靠，就吵，吵多了就想该不该离婚，拿不定主意就找到了我。

女人的感情往往更多地倾注给男人，而不是自己的孩子。孩子所给的只是欣慰，而男人使女人完整。所以，一旦男人动荡，带给女人的是失落和不平衡。

我不敢为人师。喝完那杯甜得发腻的橙汁，我提了两点建议：第一，不必急着决定离婚与否，给点时间自己也给点时间丈夫。如果感情犹存，不妨收敛脾性，多沟通，或许会有转机；倘若真死了心，那就趁早分手，免得彼此耽误。第二，快快找份工作。只有独立才有自尊自信，只有工作才不会无聊空虚。

绒萍很认真地听我讲。夕阳透过玻璃窗映照着光滑的脸。真年轻，还有大把好时光呢。

停了半晌，她忽然冒了一句：“老公是爱我的，至少，他每个月还给家用。我要什么东西，他二话不说就买给我。”

我便觉得她刚才所讲的一切都挺即兴的。她根本没想过真的要离开丈夫。

我只盼她快快找点事做，那样就没时间瞎想了。

不久，绒萍就向我报告要到珠海开美容院，要跟朋友合伙

做生意等消息。我鼓励她无论干什么都要干出点名堂来。

结果她既没有去珠海，也没有做生意，却忽发奇想要搞一个“女贵族俱乐部。”

构思源自绒萍身边有许多像她那样兜里有钱却心灵空荡的女人。她们除了逛街打扮搓麻将外，闲静下来，便觉得有一肚子苦水胀得心胸难受，却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对象。

绒萍便打起她们的主意，想赚她们的钱，反正这些人只要开心，也敢像男人般一掷千金。她要搞一个优雅舒适的沙龙，来者都是身穿晚礼服，打扮得高贵豪华的有钱女人。墙上挂着世界名画或名贵时装，来宾要是看中可付钱买去；桌上摆有各类饮料果品，来宾可一边悠闲地吃着喝着一边互诉牢骚或交换信息；旁边设有美容美发室，谈累了可进去享受一番。沙龙里的服务生全是清一色年轻英俊的“BOY”，当然，绒萍没有说那些“BOY”是否能为贵宾提供别的什么特殊服务。

我不禁为绒萍的大胆构思击节，但又觉得深圳的有钱女人虽然内心孤独，却总不至于连花钱的地方都没有，想赚她们的钱，用“沙龙”这种形式恐怕前景不乐观，但若能领得到执照，则不妨一试。

绒萍说她的合作者是工商局下属公司的经理，领执照是绝对没问题的，只是想请我日后多加援手。

见她兴致勃勃，我不忍再找行不通的理由去扫她的兴。

绒萍话锋一转告诉我她的丈夫近来变得好多了，给她的钱也更多了，并用过来人的口吻教导我：“你也得打扮打扮，穿得漂亮就没人敢看低你。”

望着她涂得过厚粉底而显得毫无光泽的白脸，我苦笑，多少有点话不投机之感。

现在绒萍正积极地寻找合适场地，拉“女大款”入会。我想，等她开张那天，我去转悠一圈，说不准又可以发现许多“新大陆”。

D、“平庸的丈夫不满足，出色的男人不安全。”当地挥舞着鞭子策动丈夫下海时，绝对没想到这样一种结局。

刘渠光忽然觉得自己不知该怎么活了。

因为妻子吴霞又在他的耳边聒噪开了：“你看我们的女儿哪点比别家的差？要聪明有聪明，要模样有模样，可东门一套儿童公主裙就要 80 元，穿不起，弄得女儿在幼儿园像个乡下丫头，你瞧瞧别的男人多能耐，大把大把地挣钱，老婆孩子想要啥就要啥，你倒好，一个月一千元的穷酸工资往我手上一扔就了事，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

刘渠光被奚落得体无完肤，但他没有吭声，刀子嘴豆腐心，他很了解吴霞的性格。只是他有点迷惑，一向安于平静生活的吴霞怎么也忽地浮躁起来，对他的期待值越来越高且期待点不断地转向。

刘渠光本是一介书生，任教于香蜜湖的一所职业学校。由于来深圳多年，房子有了，电视录像也一应俱全，生活倒也找不出多少遗憾。虽说文人下海已成潮流，许多同事都纷纷在外兼职。可在他眼里也不过是“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对大学教授卖馅饼颇觉不可理喻，“下海”并非人人能为，社会分工绝不能因为全民经商就可以界限不清。他依然安心教他的书，写他的文章。

但吴霞不依不饶。男人必须是家庭的精神支柱和物质支柱，男人必须养家活口，否则就没有尽职尽责。过去，丈夫是她的精神偶像，但物质的相对贫困已使刘渠光失去了所有的光泽。

偶然一个机会，刘渠光被吴霞一掌推落“海”里。

这天，刘渠光的一位学生前来拜访，闲聊中谈及他在莲花村附近承包了一家发廊，每天只需巡视管理一下，一个月便有几千元的进帐。

吴霞急急地插嘴问还有没有这类“闲差”，也让刘渠光赚点零用？

学生慷慨地一拍胸脯：“师母开了口，我就把这间发廊交给恩师打理吧。预交费就免收了，但一定得管严一点，不然那些师傅、洗头妹会私吞公款的。”

容不得刘渠光开口，吴霞已一迭声答应，并拿出纸笔当场逼刘渠光草拟了一份协议书，和学生一起签上大名。

莫名其妙，刘渠光就成了“心心美发廊”的经理。干吧，有违本心，不干吧，对学生又岂能出尔反尔？失眠了一夜，刘渠光想做人也别太窝囊，豁出去演出好戏给吴霞看看。

每天，刘渠光没有课就守在发廊里，一个月很快过去，居然分得红利 3500 元。吴霞乐得给刘渠光一个响吻，然后爽快地宣布从此之后刘渠光安心经营发廊，一切家务事及女儿由她负责。

发廊最旺的时间是晚上 9 点之后，所以，一般发廊都经营至深夜一两点。每天晚上，吴霞家务做完了，把女儿哄睡了，对着电视机渐渐滋生出寂寞。想到发廊看看，可香蜜湖离莲花村尚有一段路程，谁知女儿会不会突然醒来。她不禁怀恋起过去的日子：丈夫下厨把饭菜烧得香香的端到她跟前，连女儿的小辫也是他给梳的。丈夫不写作、不备课的时候就一起挤在沙发上看电视，日子太好打发了。如今，丈夫下半夜二三点才回来，她不仅不能有丝毫怨言，还得温存点以示慰劳。

更令吴霞不安的是，刘渠光在感情和情欲上对她越来越冷淡。常常回到家一语不发，上了床任凭她百般柔情仍无动于衷。

一个雷雨之夜，吴霞像热锅上的蚂蚁辗转反侧到半夜，一种冲动令她扔下熟睡的女儿，出门“打的”冲向发廊。推开贴有“空调开放”的玻璃门，只见刘渠光侧躺在按摩椅上，一位妙龄少女正在给他捏胳膊捏腿。

吴霞刹时红了眼，一个箭步向前拽开少女，正想向刘渠光扬起巴掌，却见他从容容地站起，声音不大地说了句：“是你把我推下火坑的。”

吴霞一下软了，金钱和爱情，孰重孰轻？钱固然可爱，可

赔上丈夫却有点不划算了。她挺清醒地拉起丈夫的手：“走，我们回家。”

刘渠光却冷冷地说：“我还没下班呢！”

吴霞哇地哭了起来：“不干了，我们不干了。”

“那可由不得你。”刘渠光一拧脖子。

当初“下海”是被“挟迫”的，既恨妻爱财如命，又在不经意中发掘出自己的经商潜能，岂能让吴霞说一句东就往东，说一句西就往西？况且，常在水边走，难免不湿鞋，身边的少女比吴霞清纯、善解人意多了。果真财大气粗，刘渠光的男子汉意识被唤醒了。

吴霞后悔莫及，但一切都不能还原了。

家的温馨一天比一天少。过去，吴霞总是抱怨刘渠光没有勇气闯世界，枉生身为男人。如今，抱怨刘渠光把家当作旅馆，把副业当成正业全身心的投入（千忍万忍才忍住不提发廊少女），说自己再也不愿意每天晚上无穷无尽地等待。

起初，刘渠光当吴霞在唱歌，但没完没了的唠叨和日益严密的监视令他疲惫的身心更加沉重，他以前怎么也没想到，当他顺从妻意下海远航时，她却在理当温情的港湾掀起恶浊的巨浪。但他不想，也不愿放弃远航。

一个原本小日子过得虽不红火倒也不乏温馨的家面临肢解的危机。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生存竞争危机的压力，功名成就的渴望追求，金钱财富的巨大诱惑，一切都在挤兑着昔日夫妻世界的静谧、安祥，逼使情感再透视。在商品经济大潮下，事业和感情被摔打成半，一些人抛开结伴侣去寻找露水情缘，一些人匆匆结婚又匆匆离婚。然而，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变化，都不能排除会有新的默契在裂变中形成，因为，越是高速度的“亡命”式运转，人们越需要温暖，需要爱情和家。

第二章 SOS，抢回我们的丈夫

深圳一夜之间变成闻名全国的美女城，白天黑夜，从写字楼到歌舞厅，从工厂流水线到大街小巷，四处飘浮着精彩到极致的女孩。她们在震荡深圳的同时也震荡着深圳的家庭，以至有人喊出“赶走北妹，抢回老公”的悲壮莫名的口号。“北妹”是赶不尽的，要抓住男人意欲逃逸的灵魂和身体，所需的不仅仅是智慧。

A、她的影集里贴满了丈夫的情人的照片，时而还拿出来给客人欣赏。她要用宽客拉住丈夫。

阿梅忽然发现自己一贯稳坐的“主妇”地位发生了动摇。

一个比她年轻 10 岁的女孩居然大大方方地走到她的面前，有条不紊地讲了一大通似是而非的爱情理论后，理直气壮地请她“禅让”。

阿梅的丈夫叫许志杰，仪表堂堂外加一口侃得天花乱坠的本事，常唬得天真的女人们意乱情迷，阿梅当初就是在一个朋友的生日会上听了他的高谈阔论后一见钟情的。很幸运，阿梅得到了许志杰。

然而，幽默浪漫的男人常常是最佳的情人。许志杰从来不吝啬自己的感情和精力，更不拒绝任何一个对他有“好感”的女人。常常当阿梅在家浆熨洗涤、整理一切时，许志杰却挽着红粉佳丽旋转在七彩镭射激光灯下。尽管他总是向阿梅表白“我只爱你一人”。

君子好逑，阿梅很开通，拈花惹草，逢场作戏是男人的本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日子会过得痛快点。

但从未想到要如此短兵相接。望着武装到牙齿，有备而来的女孩，阿梅的头发都快竖起来了。可她没动声色。这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这女孩只是丈夫在外面偷吃没擦干净嘴巴的后遗症。对于这种不明底细的入侵者，她尚有足够的反